

卷一

書名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撰者 漢 趙岐 注, 宋 孫奭 疏
 卷一
 內容分類 經-四書-孟子-宋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編號 A 393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A 393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經部-彙刻-1](#)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孟子註疏解經十四卷](#)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注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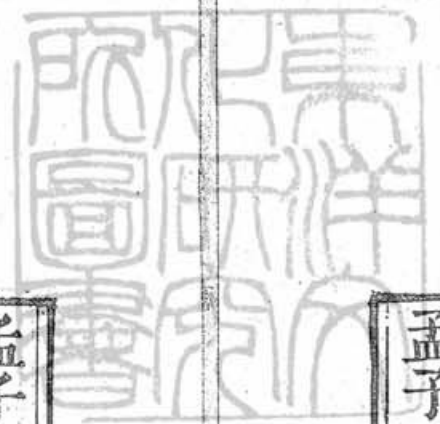
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

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

以爲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間師也魯

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孟子正義序 終



孟子註疏題辭解

朝繁美書部鄭元龍圖閣符制知通進銀膏蕭下封駁事兼判國子監護軍賜紫金魚袋臣孫奭撰

題辭解

正義曰案史記云孟軻受業子思門人道既通所
干者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

孟子七篇至嬴秦焚書坑儒孟子之徒黨自是盡矣
其七篇書號為諸子故篇籍得不泯絕漢興高皇未

遑庠序之事孝惠雖除挾書之律然而公卿皆武力
功臣亦莫以為意及孝文皇帝廣遊學之路天下眾

書往往稍出由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置博士當
時乃有劉歆九種孟子凡十一篇炎漢之後盛傳於

世為之註者西京趙歧出焉至于李唐又有陸善經
出焉自陸善經已降其所訓說雖小有異同而咸歸

宗於趙氏隋志云趙歧註孟子十四卷又有鄭元註
孟子七卷在梁時又有綦母邃孟子九卷唐書藝文

志又云孟子註凡四家有三十五卷至于皇朝崇文
總目孟子獨存趙歧註十四卷唐陸善經註孟子七
卷凡二家二十一卷今校定仍據趙註為本今以為
主題辭者趙歧謂此書孟子之所作所以題號孟子
之書其題辭為孟子
而作故曰孟子題辭

孟子題辭者所以題號孟子之書本末指義文辭之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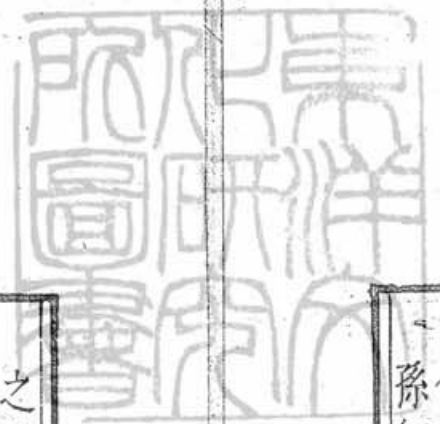
也 孟子至表也。正義曰此敘孟子題辭為孟子
書之序也張鎰釋云孟子題辭即序也趙註尚

異故不謂之序 **孟姓也** 正義曰此敘孟氏之所自
而謂之題辭 也案魯史桓公之後桓公

適子莊公為君庶子公子慶父公子叔牙公子季友
仲孫是慶父之後叔孫是叔牙之後季孫是季友之

後其後子孫皆以仲叔季為氏至仲孫氏後世改仲
曰孟又云孟庶長之稱也言已庶不敢與莊公為

伯仲叔季之次故取庶長為始也又定公六年有仲
孫何忌如晉左傳即曰孟懿子往是孟氏為仲孫氏



之後改 **子者男子之通稱也** 正義曰此敘凡稱子
孟也 者相謂皆言吾子或直言子稱師亦曰子是子者男

子有德之通稱也公羊傳云子沈子曰何休云沈子
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為師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

也然則後人稱先師則以子冠氏上所以明其為師
也如子公羊子子沈子之類是也凡書傳直言子曰

者皆指孔子以其師範來世人盡知之故不必言氏
也孟軻有德亦足以師範來世宜其以氏冠子使

後人知之非獨云有孔子又有孟子稱為子焉 **此**

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 正義曰此敘孟
子所作此書故

總各號為孟子也唐林慎思續孟子書二卷以謂孟
子七篇非軻自著乃弟子共記其言韓愈亦云孟軻

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沒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
所言焉今趙氏為孟子之所作故總謂之孟子者蓋

亦有 **其篇目則各自有名** 正義曰此敘孟子七篇
由爾 各有名目也故梁惠王

公孫丑滕文公離婁萬章告子盡心是也

孟子鄒人也名軻字則未聞也

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孟子時改曰鄒矣國近魯後

為魯所并又言邾為楚所并非魯也今鄒縣是也

正義曰此敘孟子姓氏及所居之國也案史記列傳云孟軻鄒人也不紀其字故趙氏云字則未聞焉後世或云字子輿云鄒本春秋邾子之國至是也者案春秋隱公元年書公及邾儀父盟于蔑杜註云邾今魯國鄒縣是也儀父事齊桓以獎王室王命以為邾子說文云鄒孔子鄉也一云鄒魯附庸之國云國近

魯者案左傳哀公七年公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又曰魯擊柝聞於邾杜註云范門邾郭門也是為魯所并云為楚所并者案史記云魯頃公二十四年楚考烈王伐滅魯是又為楚所并

或曰孟子

魯公族孟孫之後故孟子仕於齊喪母而歸葬於魯

也三桓子孫既以衰微分適他國

或曰至他國正義曰此敘孟子為魯公族孟孫之後也其說在孟姓之段云仕於齊葬於魯者公孫丑篇之文也春秋定公六年季孫斯仲孫何忌如晉十年叔孫仇如齊哀公二十七年公患三桓之後欲以諸侯去之杜預云欲求諸侯以逐三桓後至魯頃公時魯遂絕祀由是三桓子孫衰微

孟子生有淑質夙喪其父

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治儒術之

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孟子至詩書正義曰此敘史刻女傳云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嬉遊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乃賈人術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遜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焉及孟子既學而歸孟母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機曰子廢學若吾

學所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機曰子廢學若吾

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孟子至詩書正義曰此敘史刻女傳云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嬉遊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乃賈人術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遜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焉及孟子既學而歸孟母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機曰子廢學若吾

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孟子至詩書正義曰此敘史刻女傳云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嬉遊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乃賈人術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遜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焉及孟子既學而歸孟母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機曰子廢學若吾

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孟子至詩書正義曰此敘史刻女傳云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嬉遊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乃賈人術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遜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焉及孟子既學而歸孟母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機曰子廢學若吾

道通五經尤長於詩書

孟子至詩書正義曰此敘史刻女傳云孟軻母其舍近墓孟子少嬉遊為墓間之事孟母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乃去舍市傍其嬉戲乃賈人術賣之事又曰此非吾所以處子也復徙舍學宮之傍其嬉戲乃設俎豆揖遜進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吾子矣遂居焉及孟子既學而歸孟母問學所至孟子自若也孟母以刀斷機曰子廢學若吾

斷機孟子懼且夕勤學不息師子思遂成名儒又案史記云孟軻受業於子思之門人道既通所于不合退與萬章之徒序詩書周衰之末戰國縱橫用兵爭故趙氏云尤長於詩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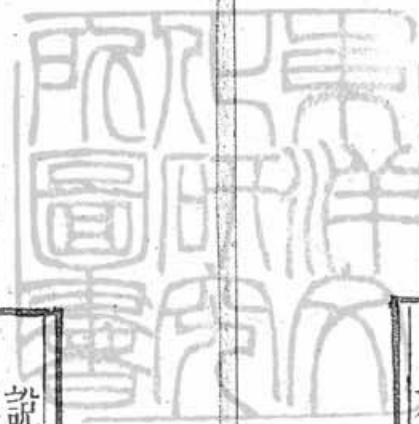
強以相侵奪當世取士務先權謀以為上賢先王大

道陵遲廢異端竝起若楊朱墨翟放蕩之言以干

時惑眾者非一孟子閔悼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

湮微正塗壅底仁義荒怠佞偽馳騁紅紫亂朱

周之末至亂朱正義曰此敘周衰戰國縱橫之時大道陵遲也案太史公曰秦紀至犬戎敗幽王周東遷洛邑秦襄公始封為諸侯作西時用事上帝於是僭端見矣自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分晉及田常弑簡公而相齊國諸侯晏然不討海內爭於戰攻於是六國盛焉其務在強兵并敵謀詐用而縱橫長短之



說起故秦用商君富國強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於是方務於合縱連橫以攻伐為賢而楊朱墨翟以兼愛自為以害仁義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退序詩書述孔子之意當此之時念非孟子有哀憫之心則堯舜湯文周孔之業將遂沉小而正道鬱塞仁義荒怠佞偽竝行紅紫亂朱矣揚雄云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云湮微者湮沉也微小也云壅底者言正道鬱塞而不明也云仁義荒蕪者釋名曰仁忍也好生惡殺善惡舍忍也義宜也裁制事物使合宜也莊子云愛人利物之謂仁楊子云事得其宜謂之義尚書云無怠無荒孔註云迷亂曰荒怠懈怠也云佞偽馳騁者論語云佞而不佞孔云佞口辭捷給為人所憎惡者說文云偽詐也馳騁奔走云紅紫亂朱者論語云惡紫之奪朱也孔註云朱正色紫間色案皇氏云青赤黃白黑五方正色也不正謂五方間色綠紅碧紫駮黃是也青是東方正綠是東方間東為木木色青木尅土土色黃竝以所尅為間故綠色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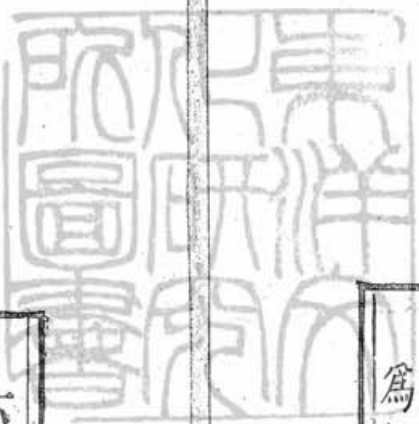
黃也朱是南方正紅是南方間南為火火色赤火尅
 金金色白故紅色赤白也白是西方正碧是西方間
 西為金金色白金尅木故碧色青白也黑是北方正
 紫是北方間北方水水色黑水尅火火色赤故紫色
 赤黑也黃是中央正驪黃是中央間中央土土色
 黃土尅水水色黑故驪黃色黃黑也是正間然於

是則慕仲尼周流憂世遂以儒道遊於諸侯思濟斯

民然由不肯枉尺直尋時君咸謂之迂闕於事終莫

能聽納其說國於是至其說正義曰此敘孟子周流

慕孔子徧憂其世遂以儒家仁義之道歷遊諸侯之
 國思欲救濟天下之民然而諸侯不能尊敬之者孟
 子亦且不見也雖召之而不往以其不肯枉尺以直
 尋十寸曰尺八尺曰尋史記云孟子道既通遊事齊
 齊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是皆以
 為迂遠而闕於事情而莫有能聽納其說者 孟子



亦自知遭蒼姬之訖錄值炎劉之未奮進不得佐興

唐虞雍熙之和退不能信三代之餘風恥沒世而無

聞焉是故坐憲言以詒後人仲尼有云我欲託之空

言不如載之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國孟子至著明也

子自知道不行於世恥沒世無名聞故慕仲尼託之
 空言而載之行事也言孟子生於六國之時當衰周
 末又遇漢之未興上不得輔起唐虞二世之治下不
 能伸夏商周三代之風化自愧沒一世而無名聞所
 以坐法言以貶後人故託慕仲尼周流憂世既不遇
 乃退而與萬章之徒敘詩書而作此七篇也趙氏意
 其然乃引孔子之言而明孟子載七篇之意也云蒼
 姬者周以木德王故號為蒼姬姬周姓也云炎劉者
 漢以火德王故號為炎 於是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
 劉劉高祖之姓氏也

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荅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
著書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

包羅天地揆敘萬類仁義道德性命禍福粲然靡所

不載於於是至不載正義曰此敘孟子退而著述篇

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云二百

六十一章者合七篇之章數言也據趙氏分章則梁

惠王篇凡二十有三章公孫丑篇凡二十有三章滕

文公篇凡十有五章離婁篇凡六十一章萬章篇凡

十有八章告子篇凡三十有六章盡心篇凡八十有

四章總而計之是二百六十一章也云三萬四千六

百八十五字者合七篇而言也今計梁惠王篇凡五

千三百三十三字公孫丑篇凡五千一百二十字滕

文公篇凡四千五百三十三字離婁篇凡四千二百

八十五字萬章篇凡五千一百二十字告子篇凡五

千五百三十五字盡心篇凡四千一百五十九字總

而計之是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也云包羅天地

至靡所不載者言此七篇之書大而至於天地微而

至於昆蟲草木又次而至於性命禍福無有不載者

也然而篇所以七者蓋天以七紀璇璣運度七政分

離聖以布曜故法之也章所以二百六十一者三時

之日數也不敢比易當期之數故取於三時三時者

成歲之要時故法之也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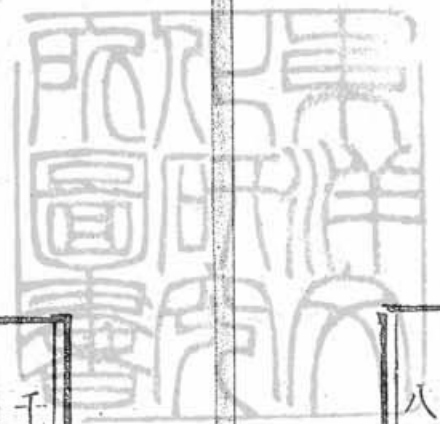
可以行五常之道施七政之紀帝王公侯遵之則可
故法五七之數而不敢盈也已

以致隆平頌清廟卿大夫士踏之則可以尊君父立

忠信守志厲操者儀之則可以崇高節抗浮雲王帝

至浮雲正義曰此敘孟子七篇之書為要者也言上

而帝王遵循之則可以興升平之治次而公侯遵循



清明文王象焉故祭而歌此詩也箋云諸侯有光明著見之德者來助祭也卿大夫士蹈之則可以尊飲君父主其忠信守志厲操者儀而法之則可以此崇其高節而抗富貴如浮雲云帝王公侯卿大夫士者蓋帝以德言王以業言卿有諸侯之卿有大夫之卿士有中士有下士公侯是周之爵所謂公侯伯子男凡有五等是也自帝王以下言之則有公侯自公侯以下則有卿自卿以下則有大夫自大夫以下則止於有風人之託物二雅之正言可謂直而不倨曲而不屈命世亞聖之大才者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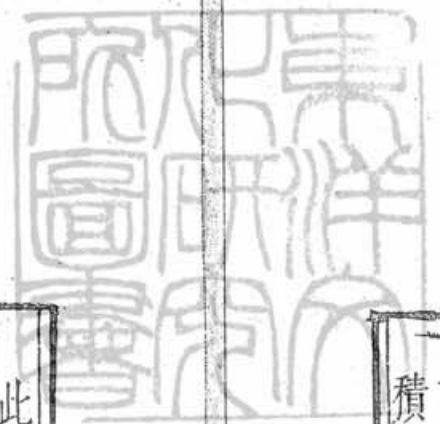
圖 有風至者也正義曰此敘孟子七篇

有風人二雅之言為亞聖者也如對惠王欲以與民同樂故以文王靈臺靈沼為言對宣王欲以好貨色與百姓同之故以太王厥妃為言論仁則託以穀為喻論性則託以牛山之木為喻是皆有風人之託物言也云二雅之正言者如引他人有心予付度之乃積乃倉古公亶父來朝走馬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凡此之類是皆有二雅之正言也故可謂直其辭而且不失之倨傲曲其辭而且不失之屈枉而孟子誠為間世亞聖之大才者也言孟子之才比於上孔子自聖人之才但相王天而已故謂亞聖大才

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乃刪詩定書繫周

易作春秋 孔子至春秋正義曰此敘引孔子退而著述之意也案定公十四年孔子去魯

應聘諸國哀公十一年自衛反魯是時道衰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又哀公十一年左傳云冬衛孔文子將攻太叔訪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則嘗學之甲兵之事未之聞也退命駕而行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文子遽止之曰圍豈敢度其私訪衛國之難也將止魯人以幣召之乃歸杜預曰於是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是也云乃刪詩定書繫周易作春秋者案世家云魯定公五年季氏潛公室陪臣執國命是以魯大夫以下皆潛離於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詩書禮樂弟子彌眾至自遠方莫不受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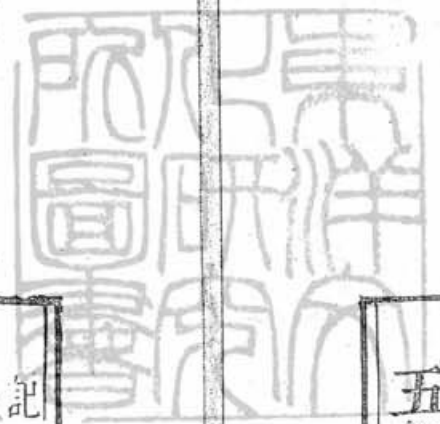
焉至哀十一年自衛反魯乃上采契后稷中述商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凡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喜易序彖繫象說卦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哀十四年春狩大野仲尼視之曰麟也取之曰吾道窮矣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商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曰後世知丘者其惟春秋罪丘者亦惟春秋

孟子退自齊梁述堯舜之道而著作焉此大賢

擬聖而作者也 孟子至者也正義曰此敘孟子退而擬孔子之聖而著述焉案馬遷作列傳云孟子遊仕齊宣王宣王不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是以退而序詩書述仲尼之意而作孟子七

七十子之疇會集夫子所言以為論語論語者

五經之館鎔六藝之喉衿也 七十子至衿也正義曰此敘引孔子弟子



記諸善言而為論語也案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集而論纂故謂之論語鄭註云仲弓子游子夏等撰述論者綸也以此書可以經綸世務故曰論也語者鄭註周禮云答述曰語此書所載皆仲尼答弟子及時人之辭故曰語而在論字下館鎔者車軸頭鐵也說文云車鍵也喉衿者說文云喉咽也衿衣領也言論語為五經六藝之要如 **孟子之書則而象之** 正義曰此敘孟子

子作此七篇之書而儀象 **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

答以俎豆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宋桓魋欲

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子魯臧倉毀鬲孟子孟子

曰臧氏之子焉能使子不遇哉旨意合同若此者眾

論語 衛靈公至遇哉正義曰此敘孟子作七篇則象論語之肯意也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此論語之文也案左傳哀公十一年云云在孔子自衛及魯段云俎豆者案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歲商以棋周以房俎鄭註云梡斷木為四足而已歲之言廢也謂中足為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棋之言根棋也謂曲撓之也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魯頌曰籩豆大房又曰夏氏以楬豆商玉豆周獻豆鄭註云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齊人謂無髮為禿楬其委曲制度備在禮圖梁惠王問利國孟子對以仁義說在梁惠王篇宋桓魋欲害孔子孔子稱天生德於予是亦論語之文也案世家孔子適宋與弟子習禮大樹下宋司馬桓魋欲殺孔子拔其樹孔子去弟子曰可速矣故孔子發此語言天生德於予者言孔子謂天授我以德性德合天地吉無不利桓魋必不能害我故曰其如予何云魯臧倉毀鬲孟子曰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者說在惠王下篇凡此者是皆旨意合若此類者甚

衆故不特止此而已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為正其

文不能弘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

放而託之者也 **論語** 正義曰凡此外書四篇趙岐不尚

十一卷時 **孟子** 既沒之後大道遂絕逮至亡秦焚滅

經術坑戮儒生孟子徒黨盡矣其書號為諸子故篇

籍得不泯絕 **論語** 孟子至泯絕正義曰此敘孟子之書

道之不行遂著述作七篇之書既沒之後先王之大道遂絕而不明於世至嬴秦并六國號為秦始皇帝

因李斯之言遂焚書坑儒自是孟子徒黨盡矣秦紀云秦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曰五帝不相復三代不

相襲今陛下創大業是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三代之事臣請史官非秦紀皆燒之非博士官

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誅守尉雜燒之
所不去者惟有醫卜種藝之書故孟子之書號為諸
子以故篇籍不漢興除秦虐禁開延道德孝文皇帝
亡而得傳於世

欲廣遊學之路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

傳記博士獨立五經而已訖今諸經通義得引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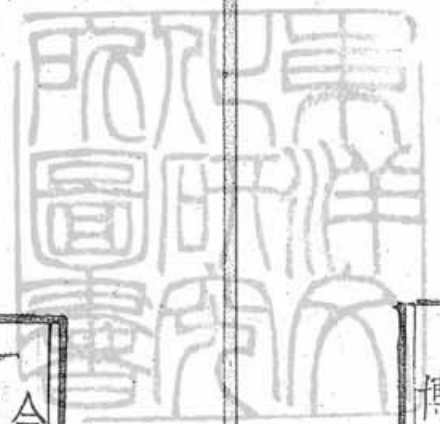
以明事謂之博文漢興至博文正義曰此學孟子

皇帝誅項羽引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習禮弦歌之
音不絕豈非聖人遺化好敘之國哉於是喟然興於

學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亦未遑庠序之事至孝惠
乃除挾書之律然公卿皆武力功臣莫以為意至孝

文始使掌故臯錯從伏生受尚書尚書出于屋壁詩
始萌芽天下衆書往往頗出猶廣立於學官為置博

士由是論語孟子孝經爾雅皆置博士及後罷傳記
博士以至於後漢惟有五經博士博士秦官掌通古



今秩比六百石員多至數十人漢武建元五年初置
五經博士宣帝黃龍九年增員二十人自是之後五
經獨有博士訖于西京趙歧之際凡諸經通義皆得
引孟子以明事故謂之博文也孟子長於

譬喻辭不迫切而意以獨至其言曰說詩者不以文

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為得之矣斯言殆欲使

後人深求其意以解其文不但施於說詩也今諸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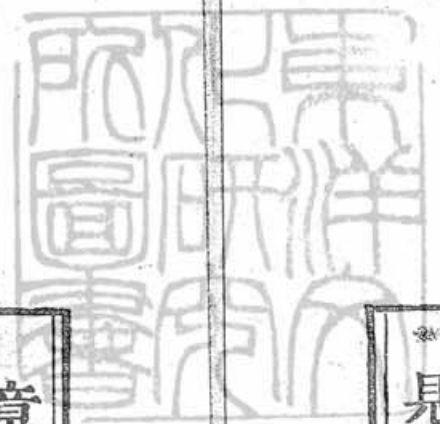
者往往撫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不同正義曰此敘孟

子作七篇之書長於譬喻其文辭不至迫切而趙歧
遂引孟子說詩之旨亦欲使後人知之但深求其意

義其旨不特止於說詩也然今之解者孟子以來五
撫取而說之其說又多乖異而不同矣

百餘載傳之者亦已衆多正義曰此言孟子七篇

至西京趙岐已五百有餘年傳
 七篇之書解者亦甚衆多也
 余生西京世尋丕祚
 有自來矣少蒙義方訓涉典文知命之際嬰戚于天
 遘屯離蹇詭姓遁身經營八紘之內十有餘年心勤
 形瘵何勤如焉嘗息肩弛擔於濟岱之間或有溫故
 知新雅德君子矜我劬瘁睠我皓首訪論稽古慰以
 大道余困吝之中精神遐漂靡所濟集聊欲係志於
 翰墨得以亂思遺老也惟六籍之學先覺之士釋而
 辯之者既已詳矣儒家惟有孟子闕遠微妙縕奧難
 見宜在條理之科於是乃述已所聞證以經傳爲之



章句具載本文章別其旨分爲上下凡十四卷究而
 言之不敢以當達者施於新學可以寤疑辯惑愚亦
 未能審於是非後之明者見其違闕儻改而正諸不

亦宜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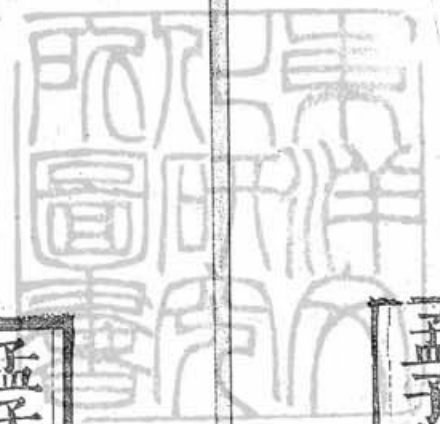
余生至不亦宜乎正義曰此是趙岐自敘已意而爲孟子解也言我生自西漢之京

若以世代根尋其祚其先與秦共祖皆顓帝之裔孫也其後子孫造父爲穆王攻徐偃王大破之以功封趙城後因氏焉故其來端有自矣在幼少蒙義方教訓之以先王典籍及五十之歲間乃零丁嬰戚于天是其時遇連遭之險難遂詭詐其姓氏逃遁其身經營治身於八紘之內至十餘年心神形色莫不焦瘁疲瘵謂何勤如此之甚曾因息肩弛負擔於濟岱之地或有溫故君子有雅德者憐我勤苦焦瘁見我頭白遂訪我談論以稽考古人仍慰我以大道然於困吝之中其精神亦且遐漂未有歸定聊欲係志於筆

孟子疏 題辭解 涉世階

墨以亂思遺我老也思其六經皆得先覺之賢士釋而辯論之亦已甚詳於儒家獨有孟子七篇之書其理蘊奧深妙難造宜在於聖智條理之科於是乃申述已之聞見驗以六經之傳斷為章句具載本文章章別為意旨分七篇作上下篇為十四卷究極而言雖不敢當於達七然於初學者資之亦可以曉悟其疑惑其有是非得失愚亦未敢審實後之有明哲者如見其有達理疑闕者改而正之是其宜也云為之章句分為上下凡十四卷者各於卷下有說此更不言丁公著案漢書趙歧本傳云趙歧字邠卿京兆長陵人也嘗遇疾甚誠其子曰吾死之後置一圓石安墓前刻曰漢有逸人姓趙名歧有志無時後疾瘳仕至太僕卿嘗仕州郡以廉直疾惡見憚焉

孟子註疏題辭解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凡七章 **注** 梁惠王者魏惠王也魏國

名惠諡也王號也時天下有七王皆僭號者猶春秋之時吳楚之君稱王也魏惠王居於大梁故號曰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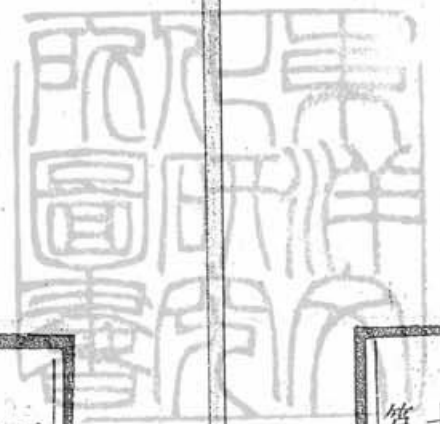
王聖人及大賢有道德者王公侯伯及卿大夫咸願以為師孔子時諸侯問疑質禮若弟子之問師也魯

衛之君皆專事焉故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

公季氏之篇孟子亦以大儒為諸侯師是以梁惠王
滕文公題篇以公孫丑等而為之一例者也

梁惠
王章

句上正義曰自此至盡心是孟子七篇之目及次第也總而言之則孟子為此書之大名梁惠以下為當篇之小目其次第蓋以聖王之盛唯有堯舜堯舜之道仁義為首故以梁惠王問利國對以仁義為七篇之首也此篇凡二十三章趙氏分為上下卷此上卷只有七章一章言治國以仁義為名二章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禽獸三章言王化之本在於使民養生喪死之用足備四章言王者為政之道生民為首五章言百里行仁天下歸之六章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者人則歸之七章言典籍攸載帝王之道無傳霸之事其餘十六章分在下卷各有言說大抵皆是君國之要務故述為篇章之先凡此二十三章既以梁惠王問利國為章首遂以梁惠王為篇名公孫丑以下諸篇所以次當篇之下各有所說



云章句者章文之成也句者辭之絕也又言章者明也總義包體所以明情者也句必聯字而言句者句也聯字分疆所以局言者也

國

云梁惠至例者也正義曰案史記世家云魏之先畢公高之後也武王伐紂而高封於畢是為畢姓其後絕封為庶人或在夷狄其裔曰畢萬事晉獻公獻公十六年以魏封畢萬為大夫卜偃曰畢萬之後必大矣萬滿數也魏大名也畢萬封十一年獻公卒畢萬之世彌大從其國名為魏氏生武子武子生悼悼生羸羸生魏獻子子生侈侈之孫曰魏桓子桓子孫曰文侯文侯卒子擊立為武侯武侯卒子罃立為惠王惠王二十一年齊趙共伐我邑於是徙都大梁然則梁惠王是武侯之子名罃諡曰惠諡法云愛人好與曰惠汲冢紀年云梁惠成王九年四月甲寅徙都大梁字林云王者天地人一貫三為王天下所法也是時天下有七王者魏趙韓秦齊楚燕七雄之王也云論語或以弟子名篇而有衛靈季氏之篇者如顏淵子路子張是弟子名篇也趙歧所以引而為例

孟子見梁惠王國孟子適梁魏惠王禮請孟子見之王

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國曰辭也

叟長老之稱猶父也孟子去齊老而之魏王尊禮之

曰父不遠千里之路而來此亦將有以為寡人興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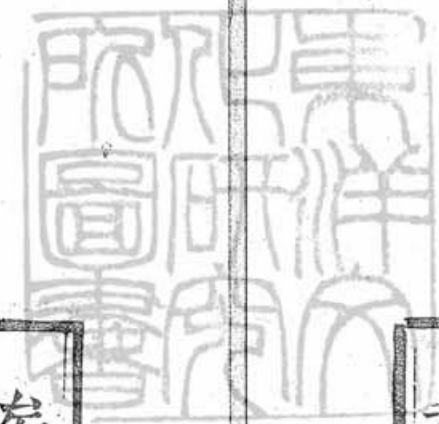
除害者乎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

國孟子知王欲以富國強兵為利故曰王何以利為

名乎亦有仁義之道可以為名以利為名則有不利

之患矣因為王陳之王曰何以利吾國大夫曰何以

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



矣國征取也從王至庶人故言上下交爭各欲利其

身必至於篡弑則國危矣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故不欲使王以利為名也又言交為俱也萬乘之國

弑其君者必千乘之家國萬乘兵車萬乘謂天子也

千乘兵車千乘謂諸侯也夷羿之弑夏后是以千乘

取其萬乘者也千乘之國弑其君者必百乘之家國

天子建國諸侯立家百乘之家謂大國之卿食采邑

有兵車百乘之賦者也若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是以

而言家者諸侯以國為家亦以避萬乘稱國故稱家君臣上下之辭萬取千焉千取百焉不為不多矣

周制君十卿祿君食萬鍾臣食千鍾亦多故不為不多矣苟為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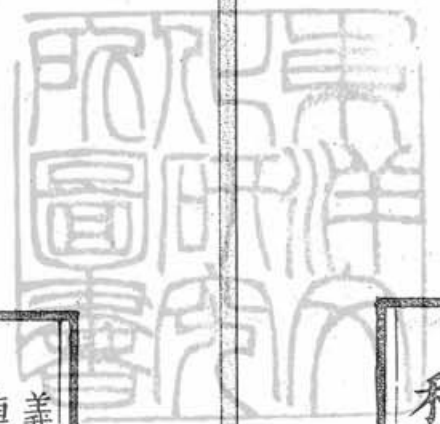
臣皆後仁義而先自利則不篡奪君位不足自饜飽其欲矣未有仁而遺其親者也未有義而後其君者也

也仁者親親義者尊尊人無行仁而遺棄其親也

無行義而忽後其君長王亦曰仁義而已矣何必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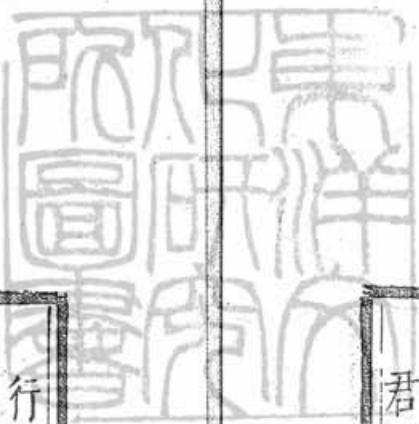
利孟子復申此者重歎其禍也

孟子見梁惠王至何必曰利正



義曰此章言治國之道當以仁義為名也孟子見梁惠王者是孟子自齊至梁見惠王也王曰叟不遠千里而來亦將有以利吾國乎者王號也以業為言也曰發語詞也叟尊老之稱也言惠王尊老孟子也惠王尊孟子曰叟不遠千里之路而至此相將亦有以利益我國乎云亦與乎者况外物不可必又非可止於一事耳故云亦與論語云不亦說乎不亦樂乎同孟子對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者是孟子答惠王也言王何必曰利亦曰財利我亦有仁義之道以利益而已上利以財利為言下利以利益為言王曰何以利益吾國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國危矣者是孟子託言也言惠王今問我曰何以利益我大夫既欲利益其家則為問我曰何以利益我家為大夫既欲利益其家則為下至於士庶人亦必問我曰何以利益我身假使上至王以國為問大夫以家為問士庶人以身為問者王稱國故以國問大夫稱家故以家問士庶人無稱故

大者也是為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也是謂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故稱萬乘之主云夷羿弑夏后者引之以語千乘取萬乘也案魯襄四年左傳曰晉有夏之方衰也后羿自鉏遷於窮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杜預曰禹孫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卒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後為少康所滅註云夷羿者左傳襄四年杜註云夷氏也故云夷羿云齊崔衛甯晉六卿等正義曰此引之以證百乘取千乘也齊崔崔杼為齊之大夫語云崔子弑齊君襄公三十五年左傳云崔杼作亂是也衛甯甯喜也為衛大夫史記世家衛獻公十八年甯惠子與孫文子逐獻公獻公奔齊齊置獻公於聚邑孫甯共立定公弟秋為衛君是為殤公殤公十二年為晉平公所執獻公復入衛後元年誅甯喜又襄公二十六年書甯喜弑其君剽是也六卿魏獻子與韓宣子趙簡子智文子中



行氏子范獻子六人是也史記世表云昭公二十八年六卿誅公族分其邑各使其子為大夫故也周制至不多矣正義曰周制蓋言周之所制也王制云君一卿祿是也云鍾量名也晏子曰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四豆為區四區為釜釜十為鍾是也苟誠也至欲矣正義曰語云苟子之不欲苟能正其身之苟同云厭者說文云饜飽也字從厭從食也飽則厭食也此一章遂為七篇之首章

孟子見梁惠王王立於沼上顧鴻鴈麋鹿曰賢者亦樂

此乎沼池也王好廣苑囿大池沼與孟子遊觀乃

顧視禽獸之衆多其心以為娛樂誇咤孟子曰賢者

亦樂此乎孟子對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

不樂也惟有賢者然後乃得樂此耳謂修堯舜之

道國家安寧故得有此以為樂也不賢之人亡國破
 家雖有此亦為人所奪故不得以為樂也詩云經始
 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詩大雅靈臺
 之篇也言文王始初經營規度此臺眾民並來治作
 之而不與之相期日限自來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
 來言文王不督促使之亟疾也眾民自來趣之若
 子來為父使之也王在靈囿麀鹿攸攸麀鹿濯濯白
 鳥鶴鶴麀鹿牝鹿也言文王在囿中麀鹿懷妊安
 其所而伏不驚動也獸肥飽則濯濯鳥肥飽則鶴鶴



而澤好而已王在靈沼於物魚躍文王在池沼魚
 乃跳躍喜樂言其德及鳥獸魚鼈也文王以民力為
 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
 樂其有麀鹿魚鼈孟子為王誦此詩因曰文王雖
 以民力築臺鑿池民猶歡樂之謂其臺沼若神靈之
 所為欲使其多禽獸以養文王者也古之人與民偕
 樂故能樂也偕俱也言古賢之君與民同樂故能
 得其樂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湯誓尚書
 篇名也時是也日乙卯日也害大也言桀為無道百

姓皆欲與湯共伐之湯臨士衆誓言是日桀當大喪
亡我與女俱往亡之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

豈能獨樂哉孟子說詩書之義以感喻王言民欲

與湯共亡桀雖有臺池禽獸何能獨樂之哉復申明

上言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孟子見梁惠王至豈

章言聖王之德與民共樂恩及鳥獸也孟子見梁惠

王立於沼之上而顧盼鴻鴈麋鹿者是孟子在梁時見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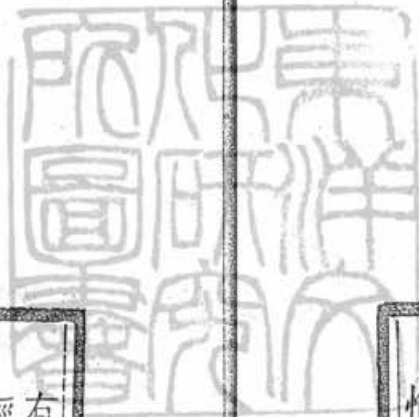
樂此乎者是惠王稱譽孟子為賢者問孟子亦樂此

池沼之上而顧盼鴻鴈麋鹿乎云乎意恐孟子樂與

不樂所以云乎而作疑之之辭也孟子對曰賢者而

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者是孟子答惠王言

惟有德之賢者為君然後得樂於此如君之不賢雖



有此鴻鴈麋鹿之顧亦不得其樂也詩云經始靈臺

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者至魚躍是孟子為王誦此靈臺之詩以證賢者而

後樂此也言文王規度始於靈臺而經營之際衆民

皆作治之故臺不期日而有成言其成之速也既成

之速文王未嘗亟疾使民成之用如此之速也是衆

民自然若子來如為父之使耳故如此之速也王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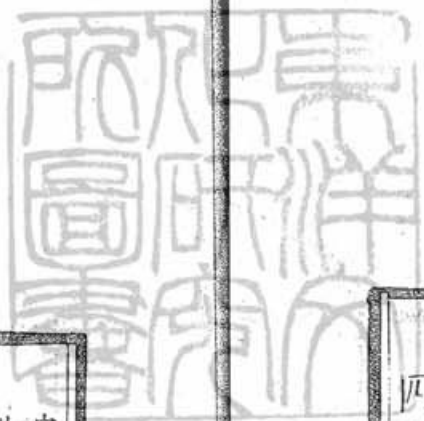
靈囿鹿攸伏鹿濯濯白鳥鶴鶴者言文王在靈

囿之時應鹿皆安其所而伏臥以懷其好又且不驚

動非特不驚動又且濯濯然而肥飽非特鹿之肥
飽其於白鳥又且鶴鶴然而肥澤也鹿鹿牝鹿也王
在靈沼於物魚躍者言文王在靈沼之時則魚盈滿
乎沼中又且跳躍喜樂如也言其魚之微物亦且得
其所也文王以民力為臺為沼而民歡樂之謂其臺
曰靈臺謂其沼曰靈沼樂其有麋鹿魚鼈者是孟子
至此又自言文王作臺沼之意而感喻于惠王也文
王雖以民力為其臺沼然而民皆喜樂而為之如謂
其臺沼則曰靈臺靈沼也以靈臺靈沼云者謂其文

王之德化亦樂其有之行如神靈之所至故謂其臺沼必曰為靈臺靈沼凡此者無他焉是眾民感文王之德化亦樂其有魚鼈禽獸之多以奉養文王也此古之人與民偕樂故能樂也者言古之賢君如此文王與民同其樂故能得此臺池之樂也湯誓曰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者是孟子引商書謂桀於是時無道暴虐百姓故百姓皆欲與湯王共伐之湯於是往伐臨於眾中誥誓之曰是日桀當大滅我與女眾共往滅之一云時日害喪予及女偕亡者是桀云故湯誓引而言之也謂桀云天有是日猶吾之有民日曷有亡哉日亡則吾與民亦俱亡矣民欲與之偕亡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樂哉者是孟子首對惠王曰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故引此桀而證其言也言桀為不賢之君民亦欲與湯共伐之雖有臺池鳥獸豈能獨享其此樂哉言不能得樂也

註云詩大雅至成之也正義曰周詩大雅篇名曰靈臺註云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神之精明者稱曰靈四方而高曰臺文王受命于周作邑于豐立靈臺又



案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為備

註言文王至使之也正義曰案靈臺之詩箋云亟急也度始靈臺之基眾民各以子成父事而來攻之

註云鹿至澤好正義曰毛詩註云鹿牝鹿也

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箋云攸所也言所遊伏毛註云濯濯娛遊也鶴鶴肥澤也

註文王至魚鼈正義曰詩註云沼池也物滿也箋云靈沼之魚盈滿其中皆跳躍亦言得其所

註云湯誓至亡之正義曰湯誓商書之篇名也案史記云是日何時喪予與女偕亡駟註曰尚書大傳云桀云天之日猶吾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則吾亦亡矣尚書孔安國註云比桀於日曰是日何時喪我與女皆亡欲殺身以喪桀是也檀弓云子卯不樂鄭

註云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也

梁惠王曰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

註王侯自稱孤

寡言寡人於治國之政盡心欲利百姓焉耳者懇至

之辭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移其粟於河內河東

凶亦然言凶年以此救民也魏舊在河東後為強

國兼得河內也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

言鄰國之君用心憂民無如已也鄰國之民不加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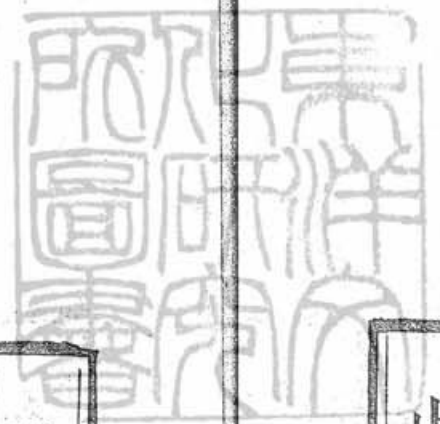
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王自怪為政有此惠而民

人不增多於鄰國者何也孟子對曰王好戰請以戰

喻因王好戰故以戰事喻解王意填然鼓之兵刃

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止或五十步而後

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填鼓音也兵以鼓進



以金退孟子問王曰今有戰者兵刃已交其負者棄

甲曳兵而走五十步而止足以笑百步者否曰不可

直不百步耳是亦走也王曰不足以相笑也是人

俱走直爭不百步耳曰王如知此則無望民之多於

鄰國也孟子曰王如知此不足以相笑王之政猶

此也王雖有移民轉粟之善政其好戰殘民與鄰國

同而獨望民之多何異於五十步笑百步者乎不違

農時穀不可勝食也從此以下為王陳王道也使

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其要時則五穀饒穰不可勝

食數罟不入洿池魚鼈不可勝食也罟數罟密網也

密細之網所以捕小魚鼈也故禁之不得用魚不滿

尺不得食斧斤以時入山林材木不可勝用也時

謂草木零落之時使材木茂暢故有餘穀與魚鼈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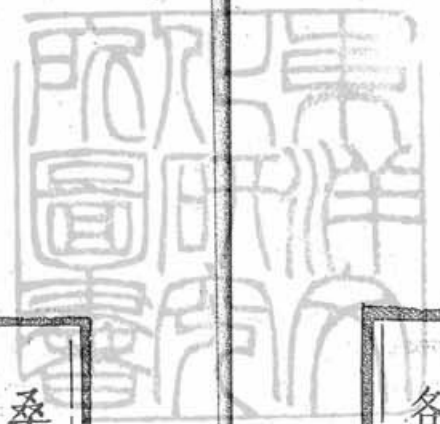
可勝食材木不可勝用是使民養生喪死無憾也憾

憾恨也民所用者足故無恨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

始也王道先得民心民心無恨故言王道之始五

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廬井邑居

各二畝半以為宅各入保城二畝半故為五畝也樹



桑墻下古者年五十乃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

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言孕字不失時也七十

不食肉不飽百畝之田勿奪其時數口之家可以無

饑矣一夫一婦耕耨百畝百畝之田不可以徭役

奪其時功則家給人足農夫上中下所食多少各有

差故總言數口之家也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

義頒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庠序者教化之宮也

殷曰序周曰庠謹修教化申重孝弟之義頒白者斑也

頭半白斑斑者也壯者代老心各安之故頒白者不

負戴也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言百姓老稚溫飽禮義脩行積之可以致王也

孟子欲以風王何不行此可以王天下有

率土之民何但望民多於鄰國狗彘食人食而不知

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

言人君但養狗彘使食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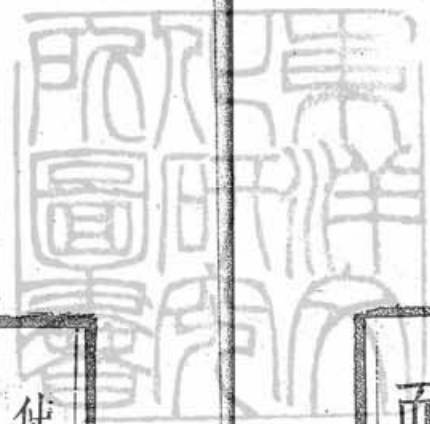
食不知以法度檢斂也塗道也餓死者曰莩詩云莩

有梅莩零落也道路之旁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

周賑救之也人死則曰非我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

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

人死謂餓疫死者也王政



使然而曰非我殺之歲殺之也此何以異於用兵殺

人而曰非我也兵自殺之也王無罪歲斯天下之民

至焉

戒王無歸罪於歲責已而改行則天下之民

皆可致也

梁惠王曰至民至焉正義曰此章言王

也王侯自稱曰寡惠王與孟子曰寡人之於國盡其

心而為民耳矣耳矣者言至極也言河內凶荒我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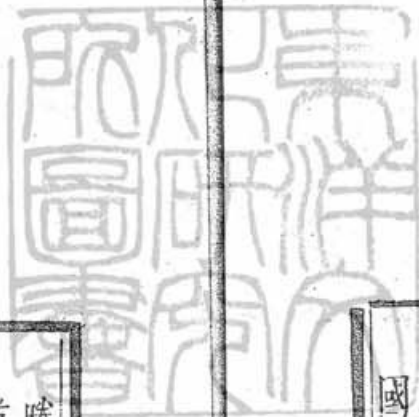
移徙民於河東之地河東粟多我則移之於河內河

東之地凶荒我則又如此而移民故曰亦然也察鄰

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察詳視也言詳視鄰國

之君無有似寡人如此之用心者然而鄰國之人民

意填然鼓之兵刃既接棄甲曳兵而走或百步而後
 止或五十步而後止以五十步笑百步則何如者是
 孟子言戰事之語也填塞也又滿也趙氏云鼓音蓋
 言鼓音之克塞洋洋而盈滿也言鼓音既克塞盈滿
 於戰陣之際則兵刃刀鎗既以交接兵刃既交接乃
 棄去其甲曳散其兵而反走者或百步之間而止或
 五十步之間而止以五十步之間而止者則笑走至
 百步之間而止者則王以為如何曰不可直不百步
 耳是亦走也惠王答孟子言凡征戰之際鼓音既填
 然則不可棄去其甲曳散其兵而相笑走也雖有走
 或只止於五十步或有止於百步言其但自棄甲曳
 兵而反走者是雖止於五十步不至於百步然皆是
 走也豈可以五十步笑百步哉故曰直不百步耳是
 亦走也曰王知如此則無望民之多於鄰國者是孟
 子答惠王言惠王如能知此不可以五十步笑百步
 則王無更望其國民加多於鄰國也意謂王既好征
 戰而殘民而以轉粟移民為盡心欲望民加多於鄰
 國是亦五十步笑百步之走者也不違農時穀不可



勝食至不王未之有也者是皆孟子又為王陳其王
 道也言使民無違奪其春耕夏耘秋收三時之要則
 五穀豐盛饒穰雖勝食之多亦不可盡也密細之網
 不入於洿池則魚鼈不可勝食斧斤以草木零落之
 時入山林不以草木生長之時入之則材木不可勝
 用也穀與魚鼈既不可勝食材木既不可勝用是使
 民得以養生喪死無怨恨於不足也五畝之宅栽墻
 下以桑則年至五十之老可以箸其絹帛雞豚狗彘
 不失其養字之時則年至七十之老可以食其肉百
 畝之田不奪其耕耨之時則七八口之家可以無飢
 凡云可者但得過而已未至於富足有餘也謹庠序
 教化之宮以申舉孝悌之義而富以教之則頭斑斑
 然而半白者不自負戴於道塗之間矣無他人皆知
 孝悌之義為之壯者必代之爾故曰斑白者不負戴
 於道路矣是則五十之老足以衣帛七十之老足以
 食肉而黎庶之民故不飢不寒然而君上能如此而
 民不歸往而王之者必無也故曰未之有也狗彘食
 人食而不知檢塗有餓莩而不知發人死則曰非我

也歲也是何異於刺人而殺之曰非我也兵也者是
 孟子以此諷惠王也言人君但養其狗彘而食人之
 所食而王不知檢斂道塗之間有餓死者而王不知
 發倉廩以救賑之見其人死則推之曰非我之罪是
 歲之罪也言是歲之凶荒而疫死之也是何異於執
 其兵器而刺殺人而曰非我殺也是兵器自殺之類
 也王無罪於歲則天下之民至焉者是孟子諷之而
 又誠之也言王儻人餓死不歸罪於歲但責已而改
 行則天下之民莫不歸往而至焉耳為惠王好征戰
 以糜爛其民故以此諷之禮云王侯自稱孤寡正義
 曰禮云諸侯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在凶服曰孤老聃
 云王侯自稱孤寡不穀是也禮云魏舊在河東至河
 內正義曰案地理云魏地背觸參之分野其界自高
 陵以東盡河東河內河東本殷之舊都周既滅殷分
 其地畿內為三國詩風邶鄘衛是也禮云戰事正義
 曰莊公十一年左傳曰皆陣曰戰杜預云堅而有備
 各得其所成敗決於志力者也禮云色容填填
 以金退正義曰賈逵云填塞也滿也禮云色容填填



史云車馬駢填云兵以鼓進以金退者案周官大司
 馬辨鼓鐸鐃鈎之用以教坐作進退疾徐疏數之節
 云鼓人三鼓司馬振鐸羣吏作旗車徒鼓行鳴鐃車
 徒皆行鳴鐃且卻是也禮云使民得三時務農不違奪
 其要時正義曰王制云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周禮
 內人職云凡均力政以歲上下豐年則公旬用三日
 焉中年則公旬用二日焉無年則公旬用一日焉語
 云使民以時包註曰作使民必以其時不妨奪農務
 荀卿曰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
 絕而百姓有餘食是五穀不可勝食也禮云數罟至不
 得食正義曰釋云數密也罟網也荀子曰網罟毒藥
 不入澤沔池淵沼謹其時禁故魚鼈優多而百姓有
 餘用註云食足之外可貨易也禮云時謂至有餘正義
 曰周官山虞掌山林之政令云仲冬斬陽木仲夏斬
 陰木鄭註云陽木春夏生陰木秋冬生者若松柏之
 屬一云陽木生山陽在南者陰木生山陰在北者荀
 卿曰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
 材也禮云廬井至衣帛矣正義曰案周禮云乃經土地

而井牧其田野九夫為井四井為邑遂人掌邦之野辨其野之土地上地夫一廛田百畝菜五十畝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畝菜百畝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畝菜二百畝餘夫亦如之鄭司農云戶計一夫一婦而賦之田其一戶有數口者餘夫亦受此田也廛居也菜謂休不耕者鄭玄云廛城邑之居漢志云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為廬舍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小學小學之異者移于大學命曰造士行同能偶則別之以射然後爵命焉此先王制士處居富而教之之大畧也王制云五十異糧始衰六十非肉不飽七十非帛不煖八十非人不煖九十雖得人不煖是古者五十乃衣帛矣言人君至救之也正義曰餓死者曰莩詩曰莩有梅莩零落也者案毛詩而言也毛詩云莩落也箋云梅實尚餘而未落是其解也

梁惠王曰寡人願安承教

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

孟子對曰殺人以梃與刃有以異乎

梃杖也曰無

以異也

王曰梃刃殺人無以異也以刃與政有以

異乎

孟子欲以政喻王曰無以異也

王復曰梃

刃殺人與政殺人無異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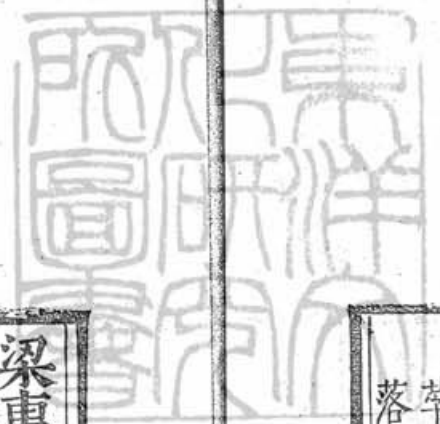
有飢色野有餓莩此率獸而食人也

孟子言人君

如此是率獸而食人也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

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父母也

虎狼食禽獸人猶尚惡視之牧民為政乃率禽獸食人



安在其為民父母之道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為其象人而用之也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

註 俑偶人也用之送死仲尼重人類謂秦穆公時以

三良殉葬本由有作俑者也惡其始造故曰此人其

無後嗣乎如之何其使斯民飢而死也孟子陳此以

教王愛其民也 **梁** 梁惠王曰至死也正義曰此一

蓋言王者為政之道在生民為首也梁惠王曰寡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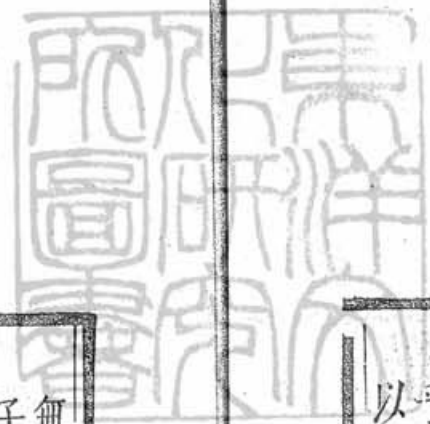
願安承教者是惠王願安意承受孟子之教令也孟

子對曰殺人以挺與刃有以異乎者是孟子答惠王

故託此而問惠王言殺人以杖與刃有以各異乎云

乎者是又孟子未知惠王以為如何故疑之也曰無

以異者是惠王答孟子之問言以杖殺人與刃殺人



無以各異是皆能殺人也以刃與政有以異乎者孟

子復問以刃與政殺人有以異曰無以異也者惠王

復曰政之殺人與刃之殺人亦無以異也言致人死

則一也曰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飢色野有餓莩

此率獸而食人也者是孟子之諷惠王也言庖廚之

間有肥肉棧廄之中有肥馬而民皆有飢餓之顏色

郊野之間又有餓而死者此乃是王率獸而食人也

獸相食且人惡之為民父母行政不免於率獸而食人惡在其為民之父母也者孟子言獸畜自相食如虎狼食牛羊且人猶尚惡見之况為民之父母其於行政以治民尚不免驅率獸而食人安在其為民之父母也言行政如此不足為民之父母也仲尼曰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是孟子引仲尼之言也言仲尼有云始初作俑偶人者其無後嗣乎無他焉是為其象人而用之也故後有秦穆公以生人從葬故曰其無後嗣也 **杖** 杖也正義曰釋文云挺木片也 **俑** 俑偶人也正義曰記云孔子謂為俑者不仁埤蒼云木人送葬設關而能俑跳故名之曰俑魯文公六年秦穆

公率以子車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鍼虎為殉杜預曰
以人從葬曰殉詩有黃鳥之篇以哀三良是也孟子
諷之故曰如之何
使斯民飢餓而死

梁惠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韓魏趙本

晉六卿當此時號三晉故惠王言晉國天下莫強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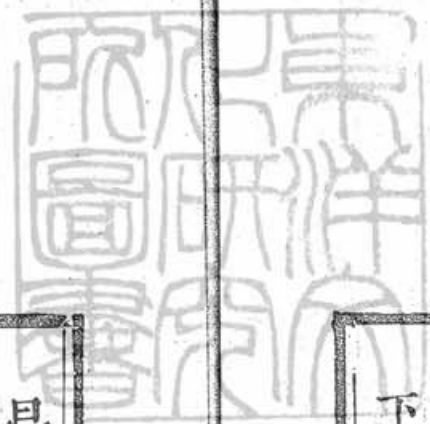
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

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

可王念有此三恥求策謀於孟子孟子對曰地方

百里而可以王言古聖人以百里之地以致王天

下謂文王也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



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

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梃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易耨芸苗令簡易也制作也王如行此政可使國人

作杖以捶敵國堅甲利兵何患恥之不雪也彼奪其

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其父母父母凍餓兄弟妻子

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彼謂

齊秦楚也彼困其民願王往征之也彼失民心民不

為用夫誰與共禦王之師而為王之敵乎故曰仁者

無敵王請勿疑鄰國暴虐已修仁政則無敵矣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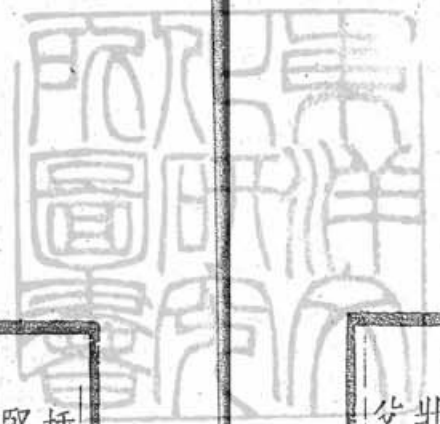
鄰國暴虐已修仁政則無敵矣王

請行之勿有疑也

梁

梁惠王至勿疑正義曰此章言百里行仁則天下歸之也梁惠

王曰晉國天下莫強焉叟之所知也者是梁惠王欲問孟子之謀策也言晉國為天下之最强叟必知之及寡人之身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西喪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恥之願比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則可者是惠王言晉國逮及寡人之身東則見敗於齊而殺死其長子西又喪去其地於秦七百里南又常受辱於楚寡人心甚愧恥之今願為死不惜命者一洗除之當如之何謀則可以洗除此恥孟子對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者是孟子答惠王言古之聖君其地但止於百里尚可以王天下也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罰薄稅斂深耕易耨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長上可使制挺以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者是孟子言王自今能施仁政以及民又省去其刑罰輕其稅斂使民皆得深耕易耨壯者以閒暇日修孝悌忠信入閨門之內以奉事其父兄出鄉黨之間以奉事其長上凡能如此雖作一



捶挺亦可以鞭撻秦楚之堅甲利兵矣然以秦楚有堅甲利兵而以一挺可鞭撻者蓋秦楚常違奪其農時使民不得耕耨也故云彼奪其民時使不得耕耨以養父母又云父母凍餓兄弟妻子離散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誰與王敵者言民既不得耕耨以奉養父母則為父母者被寒凍飢餓兄弟者與妻子者皆離背散亡彼秦楚陷溺其人民如此而王往彼正其罪夫更誰敢禦王之師而為王之敵者故曰仁者無敵王請勿疑者是孟子請惠王行此仁政而往正其罪而無敵如所謂仁者無敵是也遂請之行而無更遲疑也前所謂閒暇日者蓋言民於耕耨田地之外有休息閒暇之日也**韓**韓魏趙至強焉正義曰案史記年表云定王十六年魏桓子與韓康子趙襄子三人敗智伯于晉陽乃三分其地故號為三晉是為強國云東敗於齊而喪長子者案史記世家惠王三十年魏伐趙趙告急于齊齊宣王用孫子計救趙魏遂大興師太子申自將攻齊遂與齊人戰敗於馬陵是也云西喪地於秦者案史記年表云周顯王十

五年秦與魏戰元里斬首七千取少梁南則常辱於楚馬陵者案徐廣云地在於元城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上

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下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上

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

襄謚也魏

之嗣王也望之無儼然之威儀也就之而不見所畏

焉就與之言無人君操柄之威知其不足畏卒然

問曰天下惡乎定

卒暴問事不由其次也問天下

安所定言誰能定之吾對曰定于一

孟子謂仁政

為一也孰能一之言孰能一之者對曰不嗜殺人

者能一之嗜猶甘也言今諸侯有不甘樂殺人者

則能一之孰能與之王言誰能與不嗜殺人者乎

對曰天下莫不與也孟子曰時人皆苦虐政如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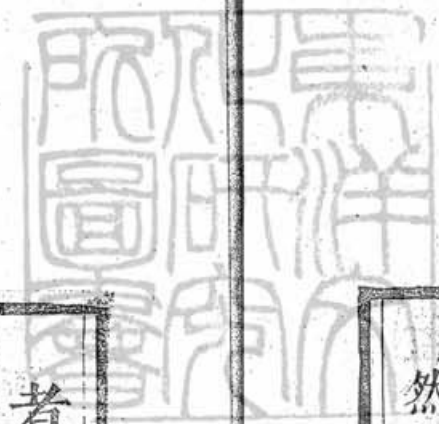
行仁天下莫不與之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

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

如是孰能禦之以苗生喻人歸也周七八月夏之

五六月也油然興雲之貌沛然下雨以潤槁苗則浡

然已盛孰能止之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



者也如有不嗜殺人者則天下之民皆引領而望之矣誠如是也民歸之由水之就下沛然誰能禦之

今天下牧民之君誠能行此仁政民皆延頸望欲歸

之如水就下沛然而來誰能止之孟子見梁襄王

義曰此章言定天下者一道而已不貪殺人人則歸

之也孟子見梁襄王出語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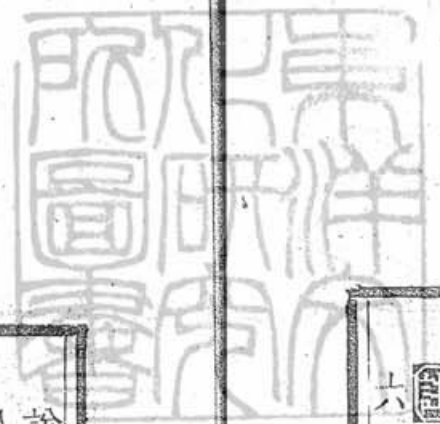
而不見所畏焉者是孟子在梁見襄王而語於人曰

遠望之襄王而不似人君言無人君之威儀也就而

近之而不見所畏焉言無人君操柄之威也卒然問

也孰能與之者言襄王又問誰能與之不好殺人者對曰天下莫不與也言我對曰天下之人無有不與之也王知夫苗乎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則苗浡然興之矣其如是孰能禦之者是孟子比喩而解王之意也故問襄王曾知夫苗乎言夫苗自七八月之時則乾旱而無水苗於是枯槁上天油然而起雲沛然而降雨則枯槁之苗又浡然興起而茂其不嗜殺人者能一之有如此苗而興茂誰能止之也又言如有行仁而天下莫不與之誰能止之而不與也今夫天下之人牧未有不嗜殺人者也至誰能禦之者是孟子因比喩苗而解王之意又以此復詳明之欲使襄王即曉之也言今天下為牧養人民之君未有不好殺人者也言皆好殺人若不好殺人者則天下之人民皆延頸而望王以歸之矣誠如此上言之者則民皆歸之亦若水之流自上而下其勢沛然而來誰能止之言無人能止之也

宣 襄論也至威儀正義曰案世家云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卒子赫立是為襄王襄王在位六年卒諡曰襄



論法云因事有功曰襄又曰辟土有德曰襄周七八月夏之五六月正義曰周之時蓋以子之月為正夏之時建寅之月為正是知周之七八月即夏之五六月也

齊宣王問曰齊桓晉文之事可得聞乎 **宣** 宣論也宣王

問孟子欲庶幾齊桓公小白晉文公重耳孟子冀得

行道故仕於齊齊不用乃適梁建篇先梁者欲以仁

義為首篇因言魏事章次相從然後道齊之事孟子

對曰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

臣未之聞也 **宣** 孔子之門徒頌述必義以來至文武

周公之法制耳雖及五霸心賤薄之是以儒家後世

無欲傳道之者故曰臣未之聞也無以則王乎註既

不論三皇五帝殊無所問則尚當問王道耳不欲使

王問霸者之事曰德何如則可以王矣註王曰德行

當何如而可得以及王乎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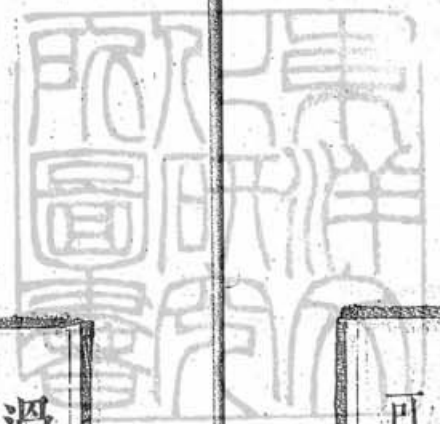
保安也禦止也言安民則惠而黎民懷之若此以王

無能止也曰若寡人者可以保民乎哉註王自恐德

不足以安民故問之曰可註孟子以為如王之性可

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註王問孟子何以知吾

可以保民曰臣聞之胡齮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



過堂下者王見之曰牛何之對曰將以釁鐘王曰舍

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對曰然則廢釁

鐘與曰何可廢也以羊易之不識有諸註胡齮王左

右近臣也觶觶牛當到死地處恐貌新鑄鐘殺牲以

血塗其釁郊因以祭之曰釁周禮大祝曰墮釁逆牲

逆尸令鐘鼓天府上春釁寶鐘及寶器孟子曰臣受

胡齮言王嘗有此仁不知誠克之否曰有之註王曰

有之曰是心足以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

王之不忍也註愛嗇也孟子曰王推是仁心足以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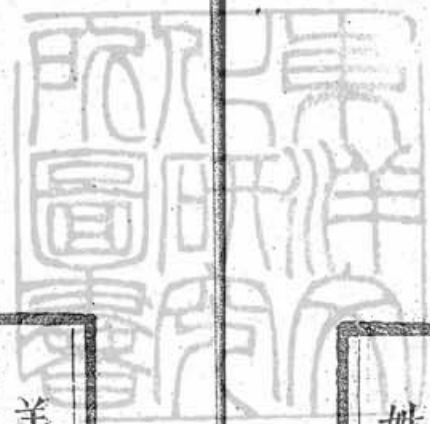
於王道然百姓皆謂王嗇愛其財臣知王見牛恐懼
 不欲趨死不忍故易之也王曰然誠有百姓者齊國
 雖褊小吾何愛一牛卽不忍其觳觫若無罪而就死
 地故以羊易之也

註王曰亦誠有百姓所言者矣吾

國雖小豈愛惜一牛之財費哉卽見其牛哀之纍鐘
 又不可廢故易之以羊耳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
 爲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
 地則牛羊何擇焉

註異怪也隱痛也孟子言無怪百

姓謂王愛財也見王以小易大故也王如痛其無罪



羊亦無罪何爲獨釋牛而取羊王笑曰是誠何心哉
 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姓之謂我愛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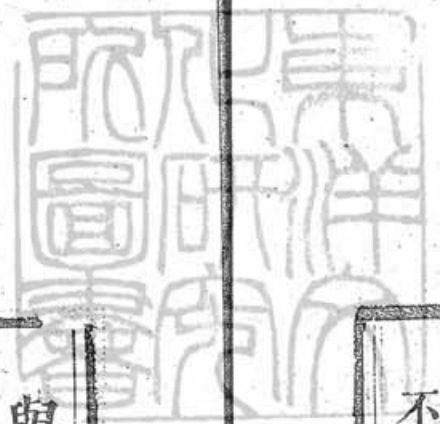
註王自笑心不然而不能自免爲百姓所非乃責已

之以小易大故曰宜乎其罪我也曰無傷也是乃仁
 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
 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

註

孟子解王自責之心曰無傷於仁是乃王爲仁之道
 也時未見羊羊之爲牲次於牛故用之耳是以君子
 遠庖廚不欲見其生食其肉也王說曰詩云他人有

心予忖度之夫子之謂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不
 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此心之所以合
 於王者何也詩小雅巧言之篇也王喜悅因稱是
 詩以嗟歎孟子忖度知己心戚戚然心有動也寡人
 雖有是心何能足以合於王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
 力足以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
 末而不見輿薪則王許之乎復白也許信也人有
 白玉如此玉信之乎百鈞三千斤也曰否王曰我
 不信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



與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
 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係為不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
 為也非不能也孟子言王恩及禽獸而不安百姓

若不用力不用明者也不為耳非不能也曰不為者

與不能者之形何以異王問其狀何以異也曰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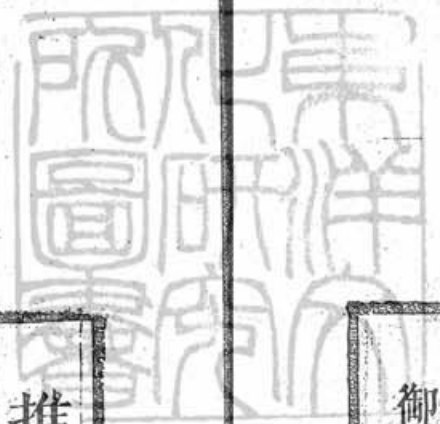
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也為長者

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故王之不

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王之不王是折枝之

類也孟子為王陳為與不為之形若是王則不折

枝之類也折枝案摩折手節解罷枝也少者恥是役故不為耳非不能也太山北海皆近齊故以為喻也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天下可運於掌
 老猶敬也幼猶愛也敬吾之老亦敬人之老愛我之幼亦愛人之幼推此心以惠民天下可轉之掌上言其易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言舉斯心加諸彼而已
 詩大雅思齊之篇也刑正也寡少也言文王正己適妻則八妾從以及兄弟御享也享天下國家之福但舉己以加於人而已故



推恩足以保四海不推恩無以保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
 大過人者

大有為之君也善推其心所好惡以安四海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
 復申此

言非王不能不為之耳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
 權銓衡也可以稱輕

重度量尺也可以度量長短凡物皆當稱度量乃可知心當行之乃為仁心比於物尤當為之甚者也欲使王

度量如度量物也抑王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

後快於心與

抑辭也孟子問王抑亦如是乃快邪

王曰否吾何快於是將以求吾所大欲也

王言不

然我不快是也將欲以求吾心所大欲者矣曰王之

所大欲可得聞與

孟子雖心知王意而故問者欲

令王自道遂因而陳之王笑而不言

王意大而不敢

正言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抑

為采色不足視於目與聲音不足聽於耳與便嬖不

足使令於前與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

哉

孟子復問此五者欲以致王所欲也故發異端



以問之也曰否吾不為是也

王言我不為是也曰

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

而撫四夷也

莅臨也言王意欲庶幾王者臨莅中

國而安四夷者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

魚也

若順也順嚮者所為謂構兵諸侯之事求順

今之所欲莅中國之願其不可得如緣喬木而求生

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

王謂比之緣木求魚為大

甚曰殆有甚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

為求若所欲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

孟子言盡

心戰鬪必有殘民破國之災故曰殆有甚於緣木求

魚者也曰可得聞與王欲知其害也曰鄒人與楚

人戰則王以為孰勝言鄒小楚大也曰楚人勝

王曰楚人勝也曰然則小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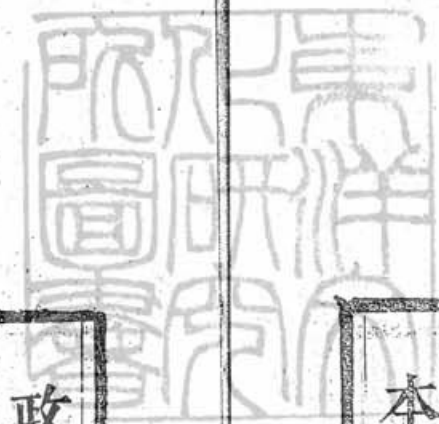
以敵衆弱固不可以敵強海內之地方千里者九齊

集有其一以一服八何以異於鄒敵楚哉固辭也

言小弱固不可以敵強大集會齊地可方千里譬一

州耳今欲以一州服八州猶鄒欲敵楚也蓋亦反其

本矣王欲服之之道蓋當反王道之本耳今王發



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於王之朝耕者皆欲耕

於王之野商賈皆欲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

之塗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其若是孰

能禦之反本道行仁政若此則天下歸之誰能止

之也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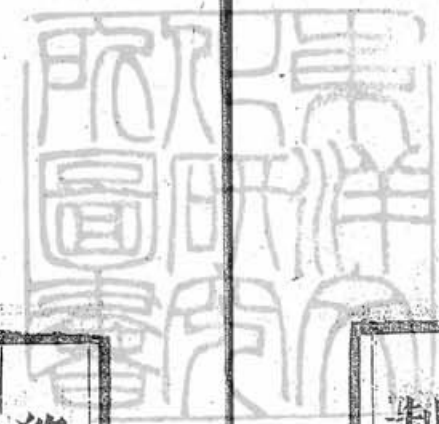
教我我雖不敏請嘗試之王言我情息惛亂不能

進行此仁政不知所當施行也欲使孟子明言其道

以教訓之我雖不敏願嘗使少行之也曰無恒產而

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則無恒產因無恒心孟

子為王陳其法也恒常也產生也恒產則民常可以
 生之業也恒心人常有善心也惟有學士之心者雖
 窮不失道不求苟得耳凡民迫於飢寒則不能守其
 常善之心也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及陷於
 罪然後從而刑之是罔民也言民誠無恒心放溢辟
 邪侈於姦利犯罪觸刑無所不為乃就刑之是由張
 羅罔以罔民者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為也言
 安有仁人為君罔陷其民是政何可為也是故明君
 制民之產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樂歲



終身飽凶年免於死亡然後驅而之善故民之從之

也輕言

言衣食足知榮辱故民從之教化輕易也今

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

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贍奚

暇治禮義哉言

言今民困窮救死恐凍餓而不給何

暇修禮行義乎王欲行之則盍反其本矣五畝之宅

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

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

之家可以無飢矣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義頒

白者不負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飢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次上農夫也孟子所以重言此者乃王政之本常生

之道故為齊梁之君各具陳之當章究義不嫌其重

也

齊宣王至未之有也正義曰此章言典籍攸載

晉文之事可得聞乎齊宣是齊威王之子辟疆是

也諡為宣言齊宣王問孟子曰齊桓公小白晉文公

重耳二霸之事可得而聞之乎孟子對曰仲尼之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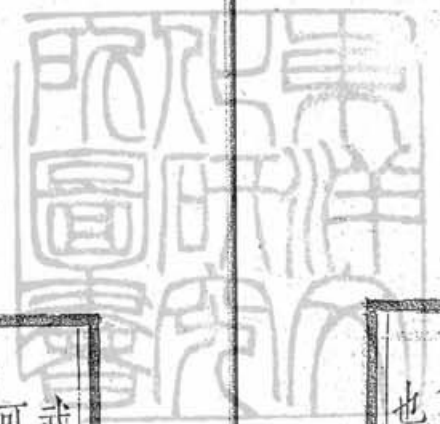
無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無傳焉臣未之聞也者

是孟子答齊宣王之言也言自孔子之門徒無有道

及桓文二霸者事是以後世無傳焉故臣于今未之

曾聞知也云臣者是孟子對王而言故自稱已為臣

也無以則王乎者孟子言無以問及宓犧以來至文



武周公之法尚當以王者之道為問耳曰德何如則

可以王矣者齊宣又問孟子言德當何如則可以為

王曰保民而王莫之能禦也者孟子言當安民而為

之王則天下之民莫之能止禦之也曰若寡人者可

以保民乎哉者宣王又自問只如寡人之德可以安

民乎王恐德不足以安民故問之也曰可者孟子言

如王上之德可以安民也曰何由知吾可也者宣王又

問孟子何緣而知吾之德可以安民曰臣聞之胡齋

曰王坐於堂上有牽牛而過堂下王見之曰牛何之

至以羊易之者是孟子因胡齋之言而答宣王之問

也胡齋王之左右近臣言嘗聞胡齋曰王坐於廟堂

之上有牽牛自堂下而過者王見之而問牽牛者曰

其牛牽去何所牽牛者對之曰相將以為釁鐘也王

對牽牛者曰舍去之我不忍其牛之恐慄若無罪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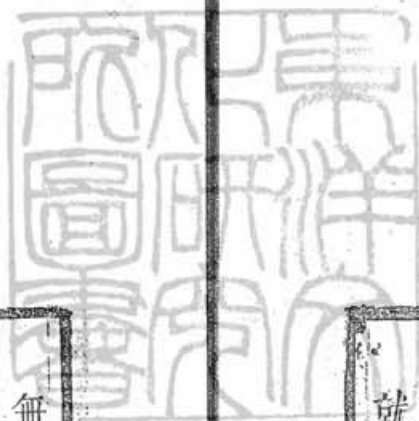
人而就於所死之地者也牽牛者又對曰如若王之

所不忍則廢去釁鐘之禮與王復與牽牛者曰塗釁

祭鐘之禮何可得而廢以羊更易之而已不識有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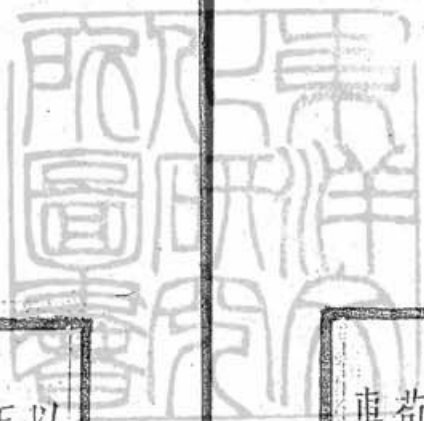
者是孟子又未知齊宣王還是有此言故問宣王曰

不識有諸曰有之者宣王答孟子以為是有此言也
 曰是心足以王矣者是孟子於此言知王有此不忍
 之心故足以為王矣百姓皆以王為愛也臣固知王
 之不忍也者孟子言然百姓盡以王為愛財也臣素
 知王有不忍之心故如此也王曰然者宣王復亦自
 謂百姓是有此疑也誠有百姓者齊國雖褊小吾何
 愛一牛即不忍其骸骸若無罪而就死地故以羊易
 之也者宣王言誠有百姓以我為愛財者齊國雖曰
 褊小狹隘我亦何獨止愛其一牛即是不忍見其牛
 之恐懼如無罪而就於所死之地又為費鐘不可廢
 故以羊更之也宣王必以羊易牛者以其羊之為牲
 次於牛也故以羊易之曰王無異於百姓之以王為
 愛也以小易大彼惡知之王若隱其無罪而就死地
 則牛羊何擇焉者孟子對宣王言王無怪百姓皆謂
 我為愛財也以羊之小而易牛之大彼百姓之人安
 知王以為不忍見其恐懼又為費鐘不可廢故以羊
 易之之意也彼必曰王若隱痛不忍見牛若無罪而
 就所立之地則牛與羊何擇焉言羊之與牛是皆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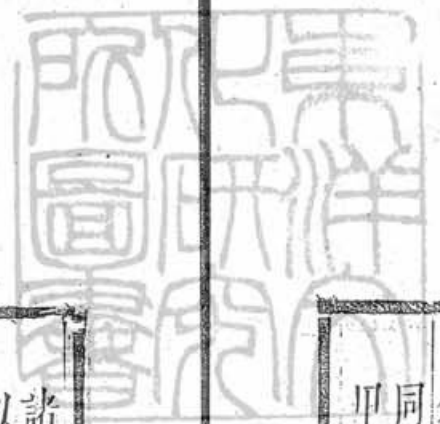
無罪而就死也何獨擇取其牛而以羊就死也王笑
 曰是誠何心哉我非愛其財而易之以羊也宜乎百
 姓之謂我愛也者是宣王自笑以其已之心不如是
 故笑之也笑而言曰儻如此者是何心哉然我非愛
 其財故以羊易牛也云此者宣王又疑孟子亦以為
 然故以此言復答之也宜乎百姓不知我之意而謂
 我愛財也曰無傷也是乃仁術也見牛未見羊也君
 子之於禽獸也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
 其肉是以君子遠庖廚也者孟子復解王之自責之
 意也言如此亦無傷害於為王也此亦為仁之一術
 耳無他是見其牛之骸骸未見其羊之骸骸也凡君
 子之於禽獸見其生貌則不忍見其就死聞其鳴聲
 則不忍食其肉是以君子之於庖廚烹炙之事
 所以遠去之也王悅曰詩云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夫
 子之謂也者是宣王見孟子解其已意故喜悅之而
 引詩之文而言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二句是小雅
 巧言之詩也宣王引之而為如夫子之所謂也云夫
 子者宣王尊孟子為夫子也夫我乃行之反而求之

不得吾心夫子言之於我心有戚戚焉者宣王言我
 既行之事尚且反而求之於已而不得其心之所
 自今夫子言之於我心中戚戚然有動也此心之所
 以合於王者何也者宣王言雖有是心其所以得契
 合於王者是如之何也曰有復於王者曰吾力足以
 舉百鈞而不足以舉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
 見輿薪則王許之乎者是孟子欲以此比喻而解主
 也言今有人復白於王曰我力能舉得三千斤之重
 而不能舉一羽毛之輕目之明能觀視其秋毫之末
 鏡而不能見一大車之薪木則王信乎否乎曰否者
 是宣王答之曰凡如此云者我不信也今恩足以及
 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者孟子復以此諷
 之也言今王有恩德足以及其禽獸而其功績不至
 於百姓者王獨以為何如然則一羽之不舉為不用
 力焉輿薪之不見為不用明焉百姓之不見保為不
 用恩焉故王之不王不為也非不能也者孟子又言
 苟如是一羽之輕所以不能舉者為其不用力也一
 車薪之大所以不見之者為其不用明也今百姓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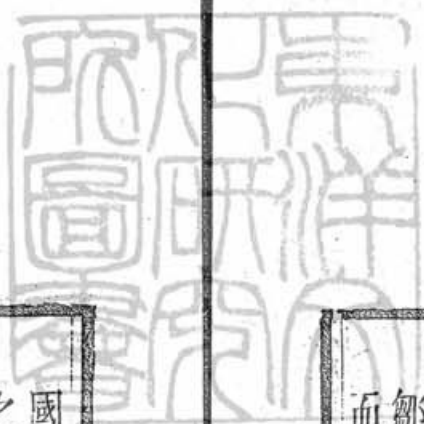
以不見安者為其不用恩也故王之所以不為王是
 王之不為也非不能也曰不為者與不能者之形何
 以異者是宣王問孟子言不為與不能二狀何以為
 異也曰挾太山以超北海語人曰我不能是誠不能
 也為長者折枝語人曰我不能是不為也非不能也
 故王之不王非挾太山以超北海之類也是折枝之
 類也者是孟子又以此比喻而解王問不為與不能
 之異狀也言今有人云挾太山而超過北海而語人
 曰我不能挾太山超北海此真不能也如為長者按
 摩手節而語人曰我不能為長者按摩手節是恥見
 役使但不為之耳非不能也今王之所以不王非是
 挾太山超北海之類也是不為長者折枝之類也以
 其不為之耳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
 幼天下可運於掌者是孟子欲以此教宣王也言敬
 吾之所敬以及他人之所敬者愛吾之所愛以及他
 人之所愛者凡能推此而惠民則治天下之大止如
 運轉於掌上之易也詩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
 于家邦者是孟子引大雅思齊之詩文也言文王自

正于寡妻以至正于兄弟自正于兄弟以至臨御于家邦言凡此是能舉此心而加諸彼耳故推恩足以係四海不推恩無以係妻子古之人所以大過人者無他焉善推其所為而已矣者孟子言為君者但能推其恩惠故足以安四海苟不推恩惠雖妻子亦不能安之古之人君所以大過強於人者無他事焉獨能推其所為恩惠耳蓋所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又如詩云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其善推其所為之意旨故也今恩足以及禽獸而功不至於百姓者獨何與者孟子復言非王不能但不為耳故復云然權然後知輕重度然後知長短物皆然心為甚王請度之者孟子又託物而諷王也言為之權與度然尚能知其輕重長短其權度之為物也然尚皆然而人心又甚於權度故請王自忖度之耳抑王與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然後快於心與者抑辭也與語曰抑為之不厭之抑同孟子又以此數事而測王之意也言抑是王欲與甲兵以伐人危士臣以即戎不以為危事外結怨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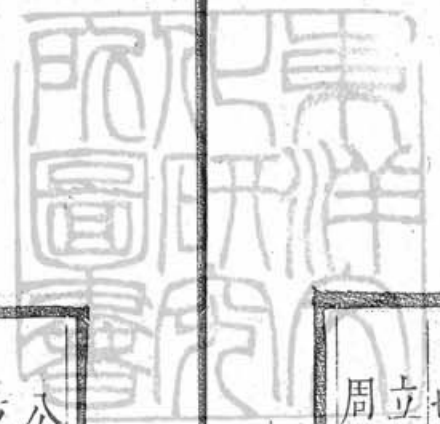
諸侯如此且然後快樂其心與王曰否者宣王答之以為不如是也言我何肯快心於此數事我但將以求吾所大欲耳曰王之所大欲可得聞與者是孟子欲知王之所大欲故問之曰王大欲可得而聞之乎王笑而不言宣王知已之所欲甚大但笑而不言也曰為肥甘不足於口與輕煖不足於體與至不足使令於前與者是孟子又以此四事而測王所大欲也言王之所大欲是為其肥甘之味不足以供於口與抑是其聲音之樂不足供聽於王之耳與便嬖之幸不足使令於王之前與采色之飾不足以供視於王之目與然此數事而為王之諸臣者皆足以供奉王矣而王豈用為此者與故繼之曰王之諸臣皆足以供之而王豈為是哉王曰否吾不為是者宣王答之曰我不為是四者之事也曰然則王之所大欲可知已者孟子言如是則王之大欲我今可得知已欲辟土地朝秦楚莅中國而撫四夷也者孟子知王以此為所大欲也以若所為求若所欲猶緣木而求魚也者孟子言王如若以此欲開闢其土地而求其廣又欲

朝秦楚之諸侯以臨莅其中國而撫安四夷為所大
 欲是若緣喬木之上而求其魚也王曰若是其甚與
 者宣王亦謂已之大欲若此求魚之甚與曰殆有甚
 焉緣木求魚雖不得魚無後災以若所為求若所欲
 盡心力而為之後必有災者孟子言王如此大欲殆
 有甚於緣木求魚也緣喬木而求魚雖不得魚又且
 無後災難所及而王如若以所欲假使盡心力而為
 之後亦必有大災難所及也曰可得聞與者是宣王
 又問孟子欲求知其大災難也曰鄒人與楚人戰則
 王以為孰勝者孟子以此比喻而解王也言鄒之小
 國與楚之大國戰則王以為誰國勝之曰楚人勝
 者宣王答孟子以為楚之大國人勝之也曰然則小
 固不可以敵大寡固不可以敵眾弱固不可以敵強
 者孟子言如是則小國固不可以敵大國人之寡少固
 不可以敵人之眾多劣弱固不可以敵強悍也海內
 之地方千里者九齊集有其一以服八何以異於
 鄒敵楚哉者孟子又言今海內之地方千里者有九
 而齊國但集而有一且以一而服八是何比異於鄒



國之小而敵楚國之大哉言與此無異也王如欲服
 之蓋當反行王道之本耳故云蓋亦反其本矣今王
 發政施仁至孰能禦之者孟子於此教宣王王道之
 本也言今王發政而施仁使天下為之仕者皆欲立
 於王之朝廷耕者皆欲耕作於王之郊野商賈皆欲
 藏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道塗凡天下欲疾
 惡其君者又皆欲奔赴王而告愬之其如此天下皆
 歸之誰能止禦之也商賈漢書云通利鬻貨曰商白
 虎通云賣曰賈行旅者師旅也說文云軍五百人也
 王曰吾惛不能進於是矣願夫子輔吾志明以教我
 我雖不敏請嘗試之者宣王欲孟子明其王道而教
 之也故曰我之惛亂不能進於此仁政願夫子輔我
 志以明白教我我也我雖不能敏疾而行之但請嘗試
 教之如何耳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若民
 則無恒產因無恒心苟無恒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
 至未之有也者是孟子為宣王陳王道之本而教之
 者也言無常生之業而有常善之心者惟士人為能
 有之言士窮則獨善其身不求苟得故能有常心也

若民則迫於窮困不能守其常善苟無常生之業遂因之而無常善之心苟無常善之心則放辟邪侈之事無有不為及其陷溺於罪然後又從而誅戮之是若張羅網而罔民也安有仁人之君在位而以罔民而可為之也故明哲之君制別民之生產必使其民仰而上之則足以奉事父母俯而下之則足以畜養妻子豐樂之歲終身飽足凶荒之年又免其死亡然後驅率而從善教故其民從其善教亦輕易也自今之君制民之產仰則不足以奉養父母俯則不足以畜養妻子雖豐樂之歲終身又且勞苦而凶荒之年又不得免其死亡如此則民惟獨於救死尚恐其不足何有閒暇而修治禮義哉言無及修其禮義也王欲行之則蓋反其本矣者言王欲行之則何不反其王道之本五畝之宅至未之有也是又孟子為宣王陳王道之本其說已在於前此更不解宣謚也至齊也正義曰周顯王二十七年卒史記云齊威卒子辟疆立是為齊宣王在位十九年卒謚曰宣謚法云善問周達曰宣云齊桓公小白者莊公八年左傳云齊僖



公母弟曰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於僖公弒君自立九年春弒無知莊公納子糾桓公小白自莒入於是立為桓公元年史記云桓公小白元年春齊弒無知五年與魯人會柯七年始霸會諸侯於鄆云晉文公重耳者史記云周襄三十四年晉文公重耳立是為元年又云晉獻公五年伐驪戎得二姬歸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驪姬嬖欲立其子重耳者乃獻公娶於戎得二女犬戎狐姬之所生也十二年居重耳於蒲城二十六年獻公卒立奚齊里克殺之及卓子又立小戎所生夷吾者為晉惠公七年重耳聞管仲死自狄之齊十四年惠公夷吾卒遂立重耳為晉文公九年位在位卒云孟子不得行道故仕於齊齊不用乃適梁者案史記列傳已說在梁王段云必義至聞也正義曰必義古帝王氏也即伏犧氏也五霸者即齊桓晉文秦繆宋襄楚莊是也崔李云夏昆吾殷大彭豕韋周齊桓晉文是也謂之霸者把也把持諸侯之權也案國語亦然荀子云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霸是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者之證

也。云穀觶死貌是也。云周禮大祝墮釁逆牲逆尸令鐘鼓者鄭司農云墮釁謂薦血也。凡血祭曰釁。既墮釁後言逆牲容逆鼎是也。蓋古者器成而釁以血。所以厭變怪禦妖釁釁鐘之釁謂之釁亦治亂謂之亂之類也。云天府云上春釁寶鐘及寶器者寶鐘寶器玉瑞玉器之美上春孟春也。又言釁謂以殺牲以血血之也。蓋釁之法其來有自矣。周之所釁又非止此而已。如大司馬於軍器小子於邦器小人於龜器雞人於雞大祝逆牲小祝祈號皆在所釁也。釁愛畜也。正義曰釋文云畜愛畜也。字法從來向來來也。來者向而藏之故田夫謂之畜夫。向音廩。書云畜夫馳是也。釁百鈞三千斤也。正義曰律歷志云銖兩斤鈞石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二十四銖為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重一千五百二十銖四鈞為石重百二十斤。以此推之則百鈞是三千斤也。太山北海近齊正義曰案地理志云齊地南有太山城陽北有千乘清河是也。權銖衡至度物



也。正義曰權重衡平衡所以任權而均物平輕重也。釋文云銖平木器又曰銖衡也。權秤錘也。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於黃鍾之長以子穀巨黍中者子穀穀子在地即黑黍中者不大不小言黑黍穀子大小中者率為分寸一黍之廣度之九十分黃鍾之長為十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法用銅高一寸廣二寸長一丈而分寸尺寸存焉。八口之家次上農夫正義曰王制制農田百畝百畝之分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孟子云一夫百畝百畝之糞上農夫食九人上農夫食八人是也。此云八口之家所以特指次上農夫者而已。斯亦舉其次而見上下之意耳。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一下終

孟子註疏解經卷第二上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梁惠王章句下

疏正義曰此卷趙氏分別為第二卷也故云梁惠王章句下今據此卷

章指凡十六章一章言人君田獵以時鐘鼓有節與民同樂二章譏王廣囿專利以嚴刑陷民三章言聖人樂天事小以勇安天下四章言與天下同憂樂者不為慢遊恣溢之行五章言齊王好色好貨孟子推以公劉太王好貨色與民同之六章言君臣上下各勤其任無墮其職七章言人君進賢退惡八章言孟子云紂以崇惡失其尊名九章言任賢使能不遺其學十章言征伐之道在順民心十一章言伐惡養善無貪其富以小王大十二章言上恤其下下赴其難惡出於已害及其身十三章言事無禮之國不若得